

政治與社會

章士釗

梁任公在大中華雜誌作『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鍼』一首。以申明政治基礎在於社會之說。前輩爲文。豈敢妄施駁義。雖然。愚愛前輩。愚尤愛真理。爲中國前途計。不敢噤爾息也。

作者爲此文時。預料必有起而駁之者。乃先爲讓步之詞曰。

設有難者曰。今日社會種種罪惡。強半皆政治現象所造成。政象不變。其導社會於下者。且不知所屆。而從事社會事業之人。乃如捧土以塞孟津。雖勞何補。此難吾固無以應也。又難曰。社會事業。強半須政府積極扶助啓發。然後能成。即不爾。亦須消極的放任。乃有發榮滋長之餘地。而在惡政府之下。時或不惟不助長之。而更摧殘之。則所謂社會事業者。何由自存。此難吾又無以爲應也。更難曰。社會事業。殖其萌蘖。已大不易易。而政治現象。既予人以不安。一有變故。遂見破壞。人人有汲汲顧影之心。誰肯從事。此難吾又無以爲應也。

由右觀之。作者主張政治基礎在於社會。而社會基礎繫於政治之理由。同時亦承認之。惟於今之政治。無法可設。不得有轉而訴之社會。冀先植政治上不拔之基，此其用心。蓋亦甚苦，然欲爲此。當先假定一前提焉。政治與社會。兩兩離立。爾爲爾政治之事。我爲我社會之事。俟吾社會發達。至於可以加力政治之時。再行結合以建新國。則試問此一前提。果得立焉否乎。由作者所設諸難以觀。蓋不得立

也。不得立。則亦惟有反乎作者之言。謂今之社會。無法可設。不得不轉而求之政治。以廓清障礙社會之源而已。此種斷案。寧待愚立。手作者之文。於夾縫中讀之。將見腦際立浮此想。皎然而無疑。今請駢兩說而觀之。則見政治不良。由於社會不良。社會不良。又由於政治不良，互相爲因。互相爲果。雖然。此兩因者。果絕對者乎。抑或與他因並著者乎。果絕對也。則互限改良之事於不可能。天下丐詞之大。莫過於此。作者決非謂是也。果並著也。則當熟察並著之因。與本因之大小輕重何若。而後可決改良之事。當從何始。如社會之不良。政治其本因也。此外更求其並著之因。政治之不良。社會其本因也。此外更求其並著之因。苟若社會不良之本因小且輕。則改良之道。可以不從政治著手。否則不可避。如政治不良之本因大且重。則改良之道。不可不從社會著手。否則非所急。此中消息。乃須詳參。抹殺之論。似未足以解決此題也。

今作者避政治而言社會。同時又確言政治不良。愚以作者平昔之理解力推之。決其所欲改良之社會。不過政治不良之一因。而非其全因。則此一因者。較之他因。其大小輕重何如。乃愚所亟欲聞者。而作者俱未之道。唯曰。『今吾欲問當世之言論家。爲欲與政府當局諸人言耶……則吾敢信其決無反響。』是則今之言論家。不當倡爲政治改良之說者。徒以政府之不見聽耳。非政治之不當。或不必改良也。愚則以謂某論之當倡與否。是爲一事。某論之見容與否。又爲一事。若必料定吾說之將見容。遂從而倡之。此宵小逢迎或策士摩搗者之所爲。豈足以當獨立言論之目。言論家之天職。亦在使其言論與時代潮流相合。可以見諸實行已耳。至真獲實行與否。非其所常問也。果不獲行。此他人之咎。於言論之真值何

與也。且言論之眞值。每以不獲實行而愈見其重。賈誼陸贄蘇試之書皆是也。至其言有系統枝葉扶疏之文。志在當時。而亦目送來葉。梨洲之明夷待訪。即是其倫。歐洲盧孟諸儒。其言何嘗及時見錄於世。莫烈曰。『培根之言。復絕一世。即其所志之高齋。出語之名貴。已挾有一種實力以俱行。吾英之所以爲大者此也。』是故言論者。本身具有眞實力量。政府採而用之。自爲其所願欲。而必以政府採用爲的。愚殊未敢以爲然也。且也。正當之言論。不僅不當刺探政府之意。以爲張弛。有時正惟政府雅不願其流行。宜更高其鼓吹之幟。此見理之眞。有以迫之使然。非必故與政府爲難也。是故吾人亦問吾之言論。正當焉否耳。如其然也。吾徒因他人之不善此。從消極一面消阻之。與夫他人之厭惡此。從積極一面摧壓之。厥罪惟均。以其同遏正言議論之萌也。吾人其忍爲之哉。

作者所理想之社會。謂『必由生息此國之人民。分任此國之政治。其人民能知政治爲何物。能知政治若何爲良。若何爲惡。其起而負荷政治者。人人皆有爲國家求良政治之誠心。人人皆有爲國家行良政治之能力。苟其心有不誠。力有不逮者。將不能見容於政治界。夫如是良政治可以得見。』此種社會。誠爲良矣。然以歐美社會程度之高。其實際是否能如作者所言。愚猶以爲疑問。今求之吾國不得。而遽以政治罪惡。全然謗諸社會。謂非獲此。政治可以不談。愚誠不解作者平肯不涉架空之思。胡乃今有此論。夫政治之本。固在人民。而謂舉國之人。其智足以辨別政治良惡。始有良政治可言。斷非篤論。不必言全數也。必待多數得此。而政治始能圖良。亦不必然。蓋人民爲物。於政治上產生意味。必爲選民。苟其國民智未高。可以使其選民團體。特別縮小。當世文明各國。固仍行少數政治耳。以齊民智量之高

低。定其國政之善惡。此政客門面語。非實際也。大凡政勢所趨。其樞柄握於國中優秀分子之手。同時無何種阻力。使之情渙而機停。則政治良。否則爲惡。故卜政治者。亦視此種優秀分子之地位之狀況何若已耳。普通人民。固待別論也。今吾之民智誠低。然不得謂國中乃無一部優秀分子。今作者之所以絕望於政治。果此一部分子未盡其用也耶。抑盡其用而仍無望也耶。後者愚欲無言。如屬前者。作者惟當先行求盡其用。不當遽爾走入範圍廣漠之民智問題。今假定作者之言。自挾其邏輯之力以行。而民智頓高矣。然高者比較之詞。特在今日所定合理之選民範圍以外。更收新民幾許。而此較大之範圍中。亦終必聽其一部優秀分子。蒼頭特起。果此分子不得其用。即人人皆智。亦如散沙不復可搏。故知社會中樞人物。必使之出其才智。盡量流通。無間於羣化之淺深。而要爲立國不易之素。作者曰。負荷政治者。必人人有爲國家求良政治之誠心。在愚觀之。人類爲不完全之動物縱有誠心決非絕對。而政治爲公開之運動縱無誠。心亦有一定必誠之域。督之使莫能逾。是在國有良法制以卵翼之。使人求誠之心。日日向上。斯爲得耳。不當曰誠尙未至。不得言政治也。愚曾游北京政海。又嘗出入歐陸名邦。如法之德格賽。英之雷德佐治。求之吾國政治之林。未必無人得其髣髴。而一則號稱政雄。蜚聲全球。一則齷齪狼狽。同國之人。猶且戟指漫罵。是不必人之度量。如此相越。實乃政制迥別。法度不同。人之組織。使從政者不得不誠。尤才者誠尤甚。誠尤甚者位益隆焉。吾之組織。則使從政者不得不詐。尤才者詐尤甚。詐尤甚者處益顯焉。向使德格賽雷德佐治。與吾之齷齪狼狽者。易地而居。其所成亦必適與相反。故政治之良惡。人才之成敗。於是乎繫。決不爽也。至言能力。其無一定標準。義亦同此。夫政治能力。當計全

體之量。不當任取一人。以出類拔萃之德衡之而無似。遂以絃力爲未充。夫政治猶貨棧也。而能力則貨。盡貨以入棧爲歸。盡能力以入政治爲的。有力一分。未入之政。政已有虧。政之所出。排力秦半。時曰蠹政。是故良政治者無他。以其能創爲一組織。使其國中智勇辯力之士。隨其才之高下鈍銳所宜。直接間接以施之政。無有毀傷。亦無有放棄而已矣。今吾國之政象。果有才未入於政之爲患乎。抑盡入於政仍形不足之爲患乎。後問姑且不答。苟確見國中發生一種魔力。使一切人才。悉陷於耽弛無用疲癯不具之域。今不惟魔力是尅。而曰無才無才。愚竊疑爲不見與薪之類也矣。且良政治非可一蹴而幾。國人政治能力。亦惟從政治上以陶鎔之。始漸次可見。作者忽視此點。愚尤爲之歎然。後當詳陳。茲姑不贅。作者論今日政譚之不應有。其重因乃無緣有反響及於政局。而政譚本質之不足取。亦並及之。其言曰。『吾國至今。蓋未有所謂輿論者存。吾儕少數搖筆弄舌之人。自抒己見。吾殊不足以冒輿論之名。而真足稱爲輿論者。大都都不正當。不適應。即吾儕所抒。區區之已見。其果爲正爲適與否。亦良不敢自信。』作者自爲時論斗山。撝謙如此。以愚文行無底。豈敢妄贊一詞。雖然。作者之言。以補偏也。補偏者往往已亦有偏，請得一細論之。

輿論者有其邏輯之境。有其外賦之形。邏輯云者。全社會純正心理所應有之表章。外賦云者。國中一種言論所偶被之形式。二者合體。因爲政想最上之的標。然即在當世文明諸邦。且不得言合。況於吾乎。夫輿論者。究其極而言之。當成於國民之總意。總意非能以國民各個之意，如數目之相加而成。故輿論亦然。是必有一部導領社會之人焉。時時以製造公論爲事。苟其言出。輿然有當於人心。爲一般

辨理之人之所順受。則所謂輿論者成矣。莫烈者今日之穆勒也。論事明銳無倫。其言曰。『人之觀國。不必觀其常人之思想狀態。而惟觀其非常人。蓋民生向上之徵。當於領袖人物或將來之領袖人物求之。而國民之健全與否。卜之於其代表者之言論。與夫認爲首領者之行爲即已足也。』今作者謂吾國無所謂輿論者存。果邏輯上之輿論無有乎。抑外賦者無有乎。觀其評罵今之輿論。指爲不正當。不適應。知所指爲前者無疑。既前者矣。則所謂無有者。非真無有也。乃彼隱於所處邏輯之境。吾無道以覓取之使見於世也。由是問題之呈於吾前者。乃覓取乎。抑否乎。果覓取之。又是否宜由吾輩任其責乎。凡此諸問。料作者必爲正答。愚敢復爲作者瀆曰。覓取邏輯應有之輿論。斷非可咄嗟而辦也。其中有本徑之宜履者焉。有迂路之宜迴者焉。有歧途之誤入而旋出者焉。作者曰。吾儕少數搖筆弄舌之人。自抒己見。殊不足以冒輿論之名。是豈不然。然吾儕果以探求輿論自任。此任舍吾儕亦莫他屬。因乃搖筆弄舌以上。則其所搖所弄。雖不必卽爲輿論。而得與於履本徑迴迂路下而至於入歧途。固決然不欺。故苟探求輿論不可以已也。卽履本徑迴迂路下而至於入歧途。亦不可以已也。正云適云不自信云云。豈當以是自餒哉。

作者於此。尤發爲駭人聽聞之論曰。

吾最近乃深覺此種政論。其極容易發生之惡反響有二焉。其一聽吾言信吾言者。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。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。則以爲國事遂無可望。乃喏然若喪。頽然自放。以致國家前途最有希望之人。皆流爲厭世一派。此一種惡反響也。其二聽吾言信吾言者。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。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。於是乃激而橫決。日圖推翻現在之政局。或革變現在之國體。

以陷國家於奇險之境。此又一種惡反響也。第一種反響。既已可傷。第二種反響。則尤可懼。要而論之。在今日欲作政譚。無論若何忠實穩健。而終不免略帶第一種激刺煽動之性質。吾則以爲在今日而爲政治上之激刺煽動。則國家所受者。實利少而害多。

討論此題。當先問『此種政論。』究爲何種。如其髣髴盧梭福祿特爾之所言。聞之者又毘於叔本華之所性。則第一反響。是或有然。如其主張有若劉陽譚氏之言曰。『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侖矣。志士仁人。求爲陳涉楊玄感。以供聖人之驅除。死無恨焉。』又曰。『世亂不極。亦未由撥亂反之正。故審其國之終不治也。則莫若速使其亂。猶冀萬一有能治之者也。』則第二反響。是或有然。今作者所欲止之之政論。二者有一於是矣乎。果不有之。而厭世一派。與夫亂暴一派。仍不絕於國中。則其因必別有在。而非『此種政論』之咎也明甚。大凡攻人之說者。必先儲一說以待之。彼一棄其所信。則可移其信以即於我。消極之反對無當也。談士以今之政象爲未安。作者非之。得毋作者以今之政象爲安。因勸誘天下談士。相與安之也耶。此有以知其不然也。果以爲未安未可。以爲安亦未可。作者究有何法。能免得一『安身立命之地』與之也耶。

問答論之。一國之人。所有情感希望意見習慣。各各不同。果不同者。相持至於極端。勢惟訴之革命。以求解決。然革命危道也。有識者率圖所以避之。避之之法奈何。曰使其情感希望意見習慣。差足自安而已。不當執不同者而強同之也。安之之道奈何。曰使其情感希望意見習慣。在國法範圍而不至惹起革命以內。使之充分發展而已。不惟不當強同。而且有貴夫尙異也。是故近世憲政之精神。在乎國家

認容合法之反對。德之學者黎白。丁年亡命於美。因爲美人講學數十載。稱宗匠。其言曰。

反對者適法者也。故反對不可無。反對惟以不至變爲徒黨陰謀爲限。在此限內。皆爲有益。有時政府之舉動。違反國憲。使國家之獨立。瀕於危殆。此種反對。爲力尤宏。如查爾士二世。於千六百七十年與法蘭西締結條約。當時爲英民者。舍反對外。殆無救國之他途也。故適當合法而誠實之反對一失。政治上自由之擔保。即與之俱失。因之少數者常被壓抑。暴政常見流行。蓋意見有如空氣。任其自由膨脹。毫無害處。一壓迫之。而非常之害生矣。

國無適當之反對。欲使自由與平和及秩序。並行不悖。殆不可能。中古時代之共和國。種種禍變。相繼而起。職是故也。總之反對在朝者之意見。而因被指目爲反亂。受種種之敵視遭遇。若而國家。必不能安。昔時攻擊大臣宰相者。每受追放。或處叛逆之刑。……即行專制的民政。或貴族制。猶不許公然反對。所謂反對黨。徒有其名。若真有反對之行爲。則且立見放逐。泊夫近世。代議之制既行。則若視反對爲叛亂。從而罰之。非政府志行薄弱之爲。即私黨把持國柄所致。非善良誠心之國民所能堪者矣。

多數者果常正當乎。此決不然也。惟其不然。則反對之事爲不可乏……故共和國之自由。其根據安在。亦曰少數之一部分。甚且一個人。有無限之權利。得以適法之手段。運動多數使之從己而已。故共和國之安全。與謂基於多數者得其代表。寧謂基於少數者握有運動多數之權。蓋正義云者。決無僅存於多數一方之理。且多數之勢力。日見增加。而反對愈見其必要。愈

見其適法。誠以非此無以爲專制之藩籬也。試觀文明政治諸史。其所著錄。何在非少數人士。停辛佇苦。積日累月。所變更改進之事爲。夫多數之意見。誠足代表一時之輿論。而不可謂此即公論。公論者乃社會之意志。由一部應時協理之士表而出之者也。輿論則不然。誤謬無知恐怖激昂自負種種。皆常人之所易有。社會人衆之意見。因而有誤。良不足奇。至於公論。其一定成熟之意見。關乎事項者。非斟酌事情。固難判其當否。若夫理論上之建議。則一人之說。駕乎全社會所見之上者。往往有之。要之輿論者以社會人衆各所有之意見相集而成。公論者社會全體之意見。以討論論難之結果而出。此其大較也……。

吾曩言之。爲國民者。必也尊重公論。果無正確強固之理由可輕視之以上。則不可擯斥之。若本侮慢之心。從私利之點。以圖抹殺公論。是殆與置身社會之外無殊。故當兩黨相爭。各陳所見。欲吾判斷期於公平。最宜以其意見。視若歷史所記。流傳至今。全與一切私利。絕其關係。而純乎由衷施其斷案矣。

綜上觀之。反對之權。乃國民所共有。苟不至危害及於國家。『有真宜反對之政府。可得十分反對之。』縱令政府所事。舉國風從。而吾見爲不安。且可本一人之意見。以發言而抗論。語語見的。無可致疑。夫曰反對當以不至惹起革命爲限。其在他一面。是不啻曰。苟不聽人反對。革命之禍。將由是而起也。觀黎氏所謂非常之害。與夫中古時代之種種禍變。可以知之。此固不必憲政之規。而亦一切治道之要。故子產不毀鄉校曰。『我聞忠善以損怨。不聞作威以防怨。豈不遽止。然猶防川。大決所犯。傷

人必多。吾不克救也。不如小決使道。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』信如斯也，苟爲政者。無背於普通治道之理。則國中果有。『忠實穩健』之政譚。方且歡迎之之不暇。而何懼其『激烈煽動』之有。若夫政府並普通治道而不知之。或知之而故背之也。則其激烈煽動國人。此種忠實穩健政譚之力。決不敵其政治本身之力之百一。作者如慮風雨飄搖之國。不堪再有變亂也。與其忠告言論家。毋寧忠告政府。何也。今之力爲所以激烈煽動國人者。固在彼不在此也。今後變亂將以何時而發。抑或竟爾不發。均不可知。惟若不幸而發。作者從而爲之言曰。此爲忠實穩健政譚者之咎。愚時或頭顱已斷。亦必發憤答曰。非也。

至言厭世。愚益不解作者所語爲何。醇酒乎婦人乎。鴉片煙乎。雀乎。撲克乎。凡此皆厭世者之所爲。適朝適市。到處遇之。是豈皆國家『前途最有希望之人。』一『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。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。則以爲國事遂無可望。乃嗒然若喪。頽然自放』矣乎。果此厭世者。於簡練揣摩於呼盧喝雉放辟邪侈之術以外。尙有餘暇。寓目於『吾所描寫之政象。欲求其實現焉。』矣乎。如曰此醇酒者。婦人者。鴉片煙者。雀者。撲克者。而總次長。而督辦。而局長。而其他其他。不足以當厭世者之稱。則不總次長。不督辦。不局長。不其他其他。而醇酒者。婦人者。鴉片煙者。雀者。撲克者。其足當厭世者之目。果至何度。如曰醇酒云云。不必厭世者必有之象也。則總次長。督辦。局長。其他其他。不醇酒者。不婦人者。不鴉片煙者。不雀者。不撲克者。或則不總次長。不督辦。不局長。不其他其他。而醇酒者。不婦人者。不鴉片煙者。不雀者。不撲克者。其足當厭世之目。又至何度。若真有一分厭世之意。存於其中。是果忠實穩健之政譚。有以致之然乎。抑別有他故乎。凡此諸問。不層層剝剝。不足以

爲本題正當之解決。嗚呼。作者其慎言厭世。以媿我國人矣。莊生曰。『鴟得腐鼠。鷂雞過之。仰而視之曰嚇。』今之熙熙攘攘者。方據腐發嚇之不遑。而厭之乎哉。而厭之乎哉。

作者概括政譚之種類。區之爲三。而以三者皆爲無用。一曰臧否人物。二曰討論政策。三曰商榷國制。如斯言也。則人物也。牛之羊之。政策也。東之西之。國制也。驢之馬之。皆非吾之所問。吾所問者惟在社會。姑無論社會不能含政治而獨立也。即令兩不相妨。吾且下魏闕。入江湖。不知理亂。不聞黜陟。俟社會之事竣。而後轉即政治以求改良。則第一條件。在吾欲改良之時。尚有所謂政治。供吾調度。易詞言之。吾人整頓社會事業期間。所有可牛可羊之人物。創爲非驢非馬之國制。行其不東不西之政策。而其國尙可不即於亡也。作者能爲此保證否乎。不能爲此保證。而輒禁人之臧否焉。討論焉。商榷焉。則昌黎氏之言曰。『在周之興。養老乞言。及其已衰。謗者使監。成敗之迹。昭哉可觀。』於今不值一錢之言論家。誠不難聽命惟謹矣。惟作者試舉目曠觀。二十世紀地球之上。果有尺寸之土。能容此牛牛羊羊東東西西驢驢馬馬之怪物焉否也。今請就作者所舉三項。分別論之。所見與作者有同有不同。與當世之言論家亦有同有不同也。

人之恆言曰。人才消乏。愚則甚非其言。蓋所謂消乏者。必其用之不足而後云然也。吾國才雖不多。果得曰盡用之以見於政事也耶。此章子可得而答曰。否也。如其否也。當曰人才遺棄。尙何消乏之云。又吾所謂用者。非執一人而字曰才。因而被以章服。崇以官階。而即了事也。是必盡其所能。本其邏輯所行之路。充分施之於政。而後可號曰用。用於正面爲行政官。用於負面爲反對黨。罔不問也。今負面

無論矣。以正面言。若而總次長。若而督辦。若而局長。若而其他其他。上焉者以其『有涯之精力』。悉疲於簿書期會。朝命輿出。晚就牀瞑。』如作者所云。下焉者日夜簡練揣摩於呼盧喝雉放辟邪侈之術。如愚所記。果得曰此之人才。盡用之以見於政事也耶。此童子可得而答曰。否也。如其否也。當曰人才敗壞。又何消乏之云。此固非謂人才真不消乏也。特此之云。宜在爬羅剔抉彌形不足之後。今當遺棄敗壞之秋。遽爾揭篋。則嫌太早。夫遺棄與敗壞。二者爲害孰烈。曰後者爲烈。以在遺棄。充其量不過排除人才之一部分。使出吾『貨棧』而已。餘一部分。吾猶得收其用也。若夫敗壞。則影響廣被。舉天下無一才之可用矣。舉天下無一才可用。吾從而戚焉否焉。此誠『派別萬殊。要皆牛羊無擇。』如作者所云。故作者不持臧否論。愚亦向不持臧否論。作者謂『臧否人物者。蓋偏信人治主義。以爲政象所以不善。皆由不得其人。吾以輿論之力。排蠹政之人而去之。政斯理矣。』當世言論家或爲是說。若愚則未嘗有此夢想也。故就茲點而論。愚與作者所見。蓋無異致。而所異者。則作者謂當聽其自然。愚謂現狀必所當易。蓋人有其人性。亦有其獸性。惟才亦然。才有其才性。亦有其不才性。人居良社會。人性強而獸性弱。居惡社會反之。才入良政治。才性強而不才性弱。入惡政治反之。今吾國之人才。作者視爲一邱之貉者無他。乃機經磨洗。善質全銷。而人人之不才性。等量發展而已。其量既等。故作者之言曰。『當局有力者。果能因吾言而解職。則吾之志其可謂遂矣。而繼其職者。究能如吾心目中所期耶。吾信其決不能也。且舉國中有能如吾心目所期之人耶。吾信其決無有也。』若夫從其才性而言。則假定『非將內外大小一切政治機關。悉請外國人代筦』以上。而謂舉國中至無如吾心目所期之人。苟非自欺。

寧非自棄。愚彘言人才敗壞。敗壞云者。卽排其才性而伸其不才性之謂也。於此當知不才性之爲物。不肖者有之。賢者亦有焉。故國有惡政治。而排而伸。極其開闢動盪之用。不肖者無所逃。賢者亦莫能免。作者舉國所認爲賢者也。而一入政局。乃不盡廢人之意。望之者廢然。作者亦頓忘所處何境。惟一變爲什匿克之論。以騁其悲觀齊物之談。謂『吾亦世人所指爲場面上之一人。吾亦常爲彼臧否者。而吾自視在政界上與人比較。眞牛羊何擇也。』則試問作者所謂政界上之人。乃才性之人乎。抑不才性之人乎。作者以己與之比較。乃才性之己乎。抑才性不可得伸之己乎。不此之辨。而舉一切之人。無賢無不肖。投之一爐而共治之。且復以己入焉。呼牛而牛應。呼馬而馬應。以此種犧牲之精神。祇圖破一臧否論。誠爲勝任愉快矣。顧回想當今政情。果如之何始得善其後耶。愚爲此說。並非爲臧否論張其辯詞。苟政治組織不良。吾即否其不才者臧其才者而有效。才者亦浸假與不才者同流而合污。其又奚益。等是不才。更無論矣。區區之意。乃謂無論才之大小賢佞何若。而既有其才性之一面。卽當設法保之使。勿散亡。才性既張。不才性自爾退聽。自來論人才者。以才不才分人而字之。某也才宜進。某也不才宜退。此之進退。治亂存焉。故曰君子之道長。小人之道消。君子之道消。臧否之論。卽以此爲其根據。若近世文明政治則不然。此種政治。可治而不可亂者也。雖曰政以人舉。而乃有一定不易之政式。君子用之無多長。小人用之無多短者也。故今之政治道德問題。不在陟才而黜不才。而在合大小各類之才而抖擻之。使之共呈其才性飽滿之德。平情論之。人之欲善。誰不如我。匹夫慕義。何處不勉焉。苟其國有良制。使人共由。賢者益見其賢。不肖者亦安至甘爲不肖。民國初元。始行民政。國中富於朝氣。爭

自濯磨。官僚有勤求法制之心。士夫亦斂其邪侈之習。苟迎此新機。稍得其當。國政之壞，亦安至茲。即此可知制度更新。足以發揚國民善性。故今之人才。敗壞極矣。其救濟之法。誠不在臧否而在改造。而改造人才。又不外於創設新治矣。作者闢臧否論。而乃安於現狀。不爲一籌改造之方。不惟不籌。而人所恃以爲改造之地者。且極口嗤爲無用。此種全然消極之『指針』。愚病未能受也。

政策者。一至廣漠難得正詁之名詞也。大凡國家機關。與夫國民種種行爲。志在表見國家真正之目的者。皆曰政策。政策有毗於理想者焉。有毗於實際者焉。是爲二幹。幹之下有支焉。支之下復有小支焉。今卒爾曰討論政策。所討論者果其幹乎。其支乎。抑其支之支乎。不此之辨。而統括一切討論。謚之爲無用。未免太泛。夫幹不定而討論支。支不定而討論支之支。誠無益於用。蓋本撥而枝葉從之。未有徒綴枝葉。其本得立者也。設有人問曰。平政院之組織。宜如何乎。愚將不答。以在今所當論之政策中。乃其支也。又有人問曰。幣制局之存廢。影響如何乎。愚亦將不答。以在今所當論之政策中。乃其支之支也。大抵國是未定之國。所有規畫。皆苟且顛預之爲。不足以當政策之目。從而論議。了無意味。作者詆其『未爲知本』。愚意亦同。然則所謂本者何也。作者曰。『今之中國。非無良政策之爲患。而無實行良策之人之爲患。』是所謂本者人也。此於原理。本無所誤。惟以概之吾國。似猶未然。今之平政院。謂之不得其人。非持平之論也。而平政之事莫能舉。前之幣制局。謂之不得其人。非持平之論也。而改良幣制之事不能舉。是知無人爲患之外。所患更別有在。此其故作者亦言之切明矣。『蓋政策之爲物。不能各各離立。此策與彼策之間。聯屬至爲縝密。先決問題。層層相覆。』雖然此種聯屬問題。橫者乎。抑縱者乎。易

詞言之。果與本問題並立。大小輕重相彷彿者乎。抑立於其上。其大其重。逾於本問題倍蓰者乎。由前之說。甲策之不行。徒以與乙策有連之故。是即兩策而並論之。或討論一策。而注意於他一策不絕。斯可矣。絕對抵排討論甲策爲無用。尙未當也。獨至先決問題。跨乎其顛。本策爲支。而先決問題爲幹。苟先決者不決。本策之無庸討論。本策與他種聯屬並立之策。俱無庸討論。庸童小夫。可以曉然。然此亦非消極的放棄。特移其討論之點於所當先決者耳。先決之策亦策也。絕對抵排討論政策爲無用。亦未當也。至曰。『報紙上討論政策之文。絕非常局者所能寓目。』此其過以成敗之見。自限其設策之方。前已論及。不必顧縷。要之一論之是否當發。全視其本身之眞值。而不視外緣際遇之如何。全視發者自信力之淺深。而不視人之信我將至何度。大抵一論確能立爲系統。宣言於時。即其論十分成熟如筭斯苗之候。我之獲有此論。有條而不紊。其事決非偶然。他人姑不具論。在我信其能行。則此論出世之途。已得正向。世賴先覺。即賴夫此。若乃從而闕之。人類失其天職之事。蓋莫此若矣。夫人類之所以異於動物者。亦以不爲形骸所拘。而能自定其適於境遇之行爲而已耳。定此行爲。由國家觀念推之。時曰政策。故政策論之前提。乃在承認個人之自由意思。此種自由意思。能爲充分健全之發展。而國家之演進。於以高華。此其中有當注意者。則自由意思發展一次。而國家狀態變易一次。變易之度。視發展之度爲衡。無或爽焉。當其未變易也。所表意思。必與前此政狀不能相入。惟其不入。故曰自由。政府者明明爲時勢所局者也。於斯時也。苟吾人意思。必處處與政府合蹤。逆料政府不以爲然。吾即不論。是全國之人。盡困於一時局勢之中。無能自脫。與下等生物之爲形體所縛無殊。較高之理想。不可得而夢。自由之精

意。絲毫無復存。若而國家。寧尚有存立之價值。若而人種。寧尚有向上之希望乎。初不料以先覺之士自命如作者。而發爲言論。使愚推論而得如斯斷案也。夫國人不善用其自由意思。亦已久矣。故一切議論。『今日以塞報紙篇幅。明日覆瓿而已。』然此覆之者有咎。塞之者亦有咎。以其所論實不成爲一政策。故閱者羣以輕心掉之也。欲矯此弊。首在慎其所塞。而使文章之氣息。有以感動讀者。使不忍覆。此其責環顧全國。惟如作者其人。足以當之。故作者累次所爲雜誌。歡迎讀之者較他誌爲多。即所以警惕作者。使履其責。而作者以懼人之覆之也。遂乃屏政策不談。所談者似徒逢迎國民種種方面之弱點。而與國家根本大計。相去日遠。愚思之不得其故。安敢避諱讓而不請益哉。

法治主義。所以救滅否論與政策論之窮者也。人治苟無法治以輔之。上焉有人亡政息之悲。下焉有『牛羊何擇』之感。政策苟無法治以輔之。上焉官場藉詞以敷衍。下焉私慾託公以橫行。故此之主義。在政論爲最高。而於吾國今日爲最適。作者非之曰。『無論帝制共和單一聯邦獨裁多決。而運用之者皆此時代之中國人耳。鈞是人也。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。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。吾之愚頑。實不識其解。譬猶等是丸藥。不能治病。而惟思易其蠟封。等是優伶。不能擅場。而惟思更其班號。謂非大惑。庸安可得。』愚意不然。作者茲說之誤。首在體察現制。衡論人才。兩乏極明之觀念。以現制言。而謂今日政局之成。凡中國賦有政才政識之人。皆曾以其清醒活潑之力。從而運動所致也耶。抑凡中國此類之人。皆直接間接。剝去其清醒活潑之力。不能運動所致也耶。前者國之人會盡力以爲。無能致治矣。姑請如作者旨。不更妄譚法治。如屬後者。今之譚法治者。其惟一目的。乃在使全國人才。回復其清醒活

濟之力。方方面面。施其運動。有若政治。有若工商。有若教育。有若其他社會事業。有一分之才。務盡一分之用。有一類之才。務達一類之用。自有政象。斯爲極觀。今之問題。惟在此種政象能得表現至於何度已耳。謂其將不有愈於今。是何說耶。以人才言。愚曩原才。有才性與不才性兩面。試問今日從政之夫。果以其才性從之者耶。抑以其不才性從之者耶。由前之說。則人一入官。而才之全量以露。是如丸藥下咽。功候悉呈。俳優登場。伎倆祇此。亦請從作者之譬。不更妄譚法治。由後之說。則一物爲性。本有彈力。決非丸藥俳優之比。今以被壓而縮。設去其壓。亦斷言其不伸。理安在耶。近朱者赤。胡乃不可近墨而黑。蓬生麻中。胡乃不能不扶而直也耶。凡此之譚。其所根據。乃以吾人力有弛張。才有隱顯。當此既弛且隱之時。政治未良。不能斷定既張且顯之時。其政治之不良。亦復猶是。今退一步。假定吾力已張。吾才已顯。即易他制。才力俱無所加。而即制論制。亦決無邏輯可據之理由。謂其運用甲制度。不能致治者。易以乙制度。即不能致治。蓋人才必以死物喻之。求其較切。莫如七巧板。而法治則其拼法也。拼法一變。板之精神亦一變。與丸藥徒易蠟封。優伶徒更班號者。不可同年而譚。則鈞是板也。甲法拚之而未善。安在乙法拚之而亦不善乎。夫近世之政治。所重者形式耳。故國有國體。政有政體。國體政體之爭。皆形式之爭也。形式不存。即精神不寄。此種政治精義。十九世紀以前。歐人且未深曉。安論吾人。惟今求存於二十世紀之秋。急起而直追。雖欲忽視此種教訓。不可得矣。須知其存吾國。吾謂鈞是人也。甲制乙制。俱無所可。推之歐美。同時宜謂鈞是人也，甲制乙制。俱無不可。此其陷一切政制譚於無意味。他國學者聞之。又不知作何感想也。